

## 水灌晉陽

### ——進入戰國的前奏

晉國曾是一個在春秋時代稱霸的大國，到了春秋末年，它的實際權力已被趙氏、魏氏、韓氏、智氏、范氏和中行氏這「六卿」所分割。「六卿」又相互傾軋，范氏、中行氏先被滅掉。公元前453年，趙、魏、韓又滅掉智氏，以後逐漸形成「三家分晉」的局面。到公元前403年，周天子被迫承認三家為諸侯。以往人們多把這件事作為春秋、戰國的分界線。《資治通鑑》的記事也從此開始，同時又追記了

三家滅智氏的經過。

本篇選自《資治通鑑》卷一周紀威烈王二十三年（前403）。文中對智伯、韓康子、魏桓子、趙襄子以及張孟談等人的刻畫，對各家利害關係的分析，以及水灌晉陽、三家轉而滅掉智伯的描述，都頗見水平。

及智宣子卒<sup>①</sup>，智襄子為政<sup>②</sup>，與韓康子、魏桓子宴於藍台<sup>③</sup>。智伯戲康子而侮段規<sup>④</sup>。智國聞之<sup>⑤</sup>，諫曰：「主不備難<sup>⑥</sup>，難必至矣！」智伯曰：「難將由我。我不為難，誰敢興之！」對曰：「不然。《夏書》有之：『一人三失，怨豈在明，不見是圖。』夫君子能勤小物，故無大患。今主一宴而恥人之君相，又弗備，曰『不敢興難』，無乃不可乎！蝮、蟻、蜂、蠆<sup>⑦</sup>，皆能害人，況君相乎！」弗聽。

智伯請地於韓康子，康子欲弗與。段規曰：「智伯好利而愎<sup>⑧</sup>，不與，將伐

等到智宣子去世，智襄子即智伯主持晉國政事，和韓康子、魏桓子在藍台會宴，智伯戲弄韓康子，欺侮段規。智國聽到這個情況，進諫道：「主公不預防發難，發難的事情就一定會出現！」智伯說：「只有我才能發難，我不發難，誰敢發難！」智國對答道：「不一定。《夏書》上有這樣的話：『一個人三度有過失，即使過失不明顯也會招怨，要在不明顯時就採取措施。』君子能盡力於細小的事物，所以才沒有大的禍患。如今主公在一次宴會上便羞辱了人家的君和相，又不作準備，說人家不敢發難，恐怕不行吧！那些飛蚊、螞蟻、野蜂、蠍子之類，都能傷人，何況君、相呢！」智伯不聽。

我；不如與之。彼狃於得地<sup>⑨</sup>，必請於他人；他人不與，必嚮之以兵，然後我得免於患而待事之變矣。」康子曰：「善。」使使者致萬家之邑於智伯。智伯悅，又求地於魏桓子。桓子欲弗與，任章曰<sup>⑩</sup>：「何故弗與？」桓子曰：「無故索地，故弗與。」任章曰：「無故索地，諸大夫必懼；吾與之地，智伯必驕。彼驕而輕敵，此懼而相親；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人，

① 智宣子：名申，當時晉國的卿。  
② 智襄子：名瑤，宣子之子智伯。  
③ 韓康子：名虔。魏桓子：名駒。兩人都是晉國的卿。  
④ 段規：韓康子的相。  
⑤ 智國：智襄子的家臣。  
⑥ 主：當時家臣對大夫的稱謂。  
⑦ 蝻(tuǎn)：蚊子的一種。蠹(chū)：蠹子一類的毒蟲。  
⑧ 悞(hu)：任性、執拗。  
⑨ 狃(tuǎo)：習以為常。  
⑩ 任章：魏桓子的相。

智伯向韓康子索取土地，韓康子準備不給。段規說：「智伯好利又任性，不給，他就會討伐我們，不如給他。他把取得土地當作習以為常的事情，必定又會向別人索取；別人不給，他必定會以兵戎相向，這樣我們得以免於禍患而等待事態的變化了。」韓康子說：「好。」派使者把有萬戶人家的一個邑送給智伯。智伯很高興，又向魏桓子索取土地。魏桓子想不給，任章說：「為何不給？」魏桓子說：「無故索取土地，所以不給。」任章說：「無故索取土地，各個大夫必然恐懼，我們給了土地，智伯必然驕傲。他驕傲就會輕敵，我們這邊因恐懼就會相互團結，用團結的軍隊來對付輕敵的人，

智氏之命必不長矣。《周書》曰：『將欲敗之，必姑輔之。將欲取之，必姑與之。』主不如與之，以驕智伯，然後可以擇交而圖智氏矣，奈何獨以吾為智氏質乎<sup>①</sup>！」桓子曰：「善。」復與之萬家之邑一。

智伯又求蔡、皋狼之地於趙襄子<sup>②</sup>，襄子弗與。智伯怒，帥韓、魏之甲以攻趙氏。襄子將出，曰：「吾何走乎？」從者曰：「長子近<sup>③</sup>，且城厚完<sup>④</sup>。」襄子曰：「民罷力以完之<sup>⑤</sup>，又斃死以守之<sup>⑥</sup>，其誰與我<sup>⑦</sup>！」從者曰：「邯鄲之倉庫

智氏的命運肯定長不了。《周書》說：『你想要打敗對方，必須姑且先幫助他。你想要攻取對方，必須姑且先拿點甚麼給他。』主公不如把土地給他，使智伯驕傲起來，然後可以選擇合作者來圖謀智氏了，何苦獨獨由我們來作為智氏的攻擊對象呢！」桓子說：「好。」也給了智伯一個有萬戶人家的邑。

智伯又向趙襄子索取蔡和皋狼之地。趙襄子不給。智伯發怒，把韓、魏的兵一起帶上去攻打趙氏。趙襄子要離城出走，問道：「我們到哪裏去呢？」隨從的人說：「長子離這裏近，而且城池厚實堅固。」趙襄子說：「民用盡了氣力來築好

實<sup>⑧</sup>。」襄子曰：「浚民之膏澤以實之<sup>⑨</sup>，又因而殺之，其誰與我！其晉陽乎<sup>⑩</sup>，先主之所屬也，尹鐸之所寬也<sup>⑪</sup>，民必和矣。」乃走晉陽。

① 質：箭靶，攻擊對象。② 蔡、皋狼：趙襄子的領地。蔡，應作蘭，和皋狼都在今山西離石一帶。趙襄子：名無恤，晉國的卿。③ 長子：今山西長子以西。④ 厚完：厚實，完固。⑤ 罷（pí）：通「疲」。⑥ 斃死：斃本是倒下的意思，斃死是倒下來死去。⑦ 與：跟從，贊同，支持。⑧ 邯鄲：今河北邯鄲西南。⑨ 浚：榨取，搜刮。膏澤：膏血。⑩ 晉陽：今山西太原。⑪ 先主：死去的主，指趙襄子之父趙簡子。趙簡子派尹鐸去治理晉陽。尹鐸問趙簡子：「您是要搜羅財富呢，還是要把晉陽作為趙氏的保障？」趙簡子回答：「要作為保障。」尹鐸就減少了對晉陽的賦稅。趙簡子因此曾囑咐趙襄子：萬一有變故，不要嫌晉陽遠，必定要到那裏去。

長子城，現在又要捨命來守衛，有誰會來支持我！」隨從的人說：「邯鄲的倉庫充實，可以到那裏去。」趙襄子說：「搜刮了民脂民膏充實它，又因此使他們受刀兵之災，有誰會來支持我！還是去晉陽吧，那是先主囑託過的，尹鐸寬撫過的地方，邑眾必定和我們同心協力。」於是出走到晉陽。

三家以國人圍而灌之<sup>①</sup>，城不浸者三版<sup>②</sup>；沉竈產蛙，民無叛意。智伯行水，魏桓子御，韓康子驂乘<sup>③</sup>。智伯曰：「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國也。」桓子肘康子，康子履桓子之跗<sup>④</sup>，以汾水可以灌安邑<sup>⑤</sup>，絳水可以灌平陽也<sup>⑥</sup>。疵謂智伯曰<sup>⑦</sup>：「韓、魏必反矣。」智伯曰：「子何以知之？」疵曰：「以人事知之。夫從韓、魏之兵以攻趙，趙亡，難必及韓、魏矣。今約勝趙而三分其地，城不沒者三版，人馬相食，城降有日，而二子無喜志，有憂色，是非反而何？」明日，智伯以疵之言告二子，二子曰：

智氏、韓氏、魏氏率領國人包圍了晉陽，用水來灌，城牆沒有被水浸沒的只有三版；竈沒在水裏，都長出青蛙來，但邑民們還是沒有背叛的念頭。智伯察看水勢，魏桓子駕車，韓康子陪乘。智伯說：「我今天才知道水可亡人之國！」魏桓子用肘碰了一下韓康子，韓康子踩了一下魏桓子的腳背，因為汾水可以灌安邑，絳水可以灌平陽啊。疵對智伯說：「韓、魏是准定要叛變了。」智伯說：「你怎會知道？」疵說：「從人情事態知道。我們聯合韓、魏的兵攻打趙氏，趙氏亡，災難就必定輪到韓、魏。現在約定，勝趙以後，三家瓜分其地，城只剩三版沒有淹沒，人馬相食，指日就會降服，然而韓、

「此夫讒人欲為趙氏游說<sup>⑧</sup>，使主疑於二家而懈於攻趙氏也。不然，夫二家豈不利朝夕分趙氏之田，而欲為危難不可成之事乎！」二子出，絺疵入曰：「主何以臣之言告二子也？」智伯曰：「子何以知之？」對曰：「臣見其視臣端而趨疾<sup>⑨</sup>，知臣得其情故也！」智伯不悛<sup>⑩</sup>。絺疵請使於齊。

① 國人：住在領地城邑中的人。灌之：決晉水來淹沒晉陽城。② 三版：當時的城牆都是土築的，土築時夾的木板一般有二尺寬，三版的高度只有六尺。③ 驂乘：陪乘。④ 跗（fū）：腳背。⑤ 安邑：魏氏居邑，今山西夏縣北。⑥ 平陽：韓氏居邑，今山西臨汾西南。⑦ 絺疵（chī cǐ）：智伯的臣屬。⑧ 游說（shuō）：勸說，說服。⑨ 端：詳審。趨：跑。⑩ 悛（quān）：悔改。

魏二子並不欣喜，而有憂患之色，這不是想叛變又是甚麼？」第二天，智伯把疵的話告訴了韓、魏二子。二子說：「這些那些搗鬼的人要替趙氏遊說，以使主公對我們二家產生懷疑而放鬆對趙氏的進攻。否則，我們二家難道對眼前就可分得趙氏之田不感興趣，反去幹危險不能成功的事情嗎！」二子出去了，疵進來說：「主公為甚麼要把臣的話告訴韓、魏二子？」智伯說：「你怎會知道？」回答道：「臣看到他倆用心地端詳了臣又很快地走掉，這是他倆知道臣掌握了他倆的真情，所以會有這種表現啊！」智伯仍不醒悟。疵請求出使到齊國去。



趙襄子使張孟談潛出見二子，曰：「臣聞唇亡則齒寒。今智伯帥韓、魏以攻趙，趙亡則韓、魏為之次矣。」二子曰：「我心知其然也，恐事未遂而謀泄，則禍立至矣。」張孟談曰：「謀出二主之口，入臣之耳，何傷也！」二子乃潛與張孟談約，為之期日而遣之<sup>①</sup>。

襄子夜使人殺守隄之吏，而決水灌智伯軍。智伯軍救水而亂，韓、魏翼而擊之，襄子將卒犯其前，大敗智伯之眾，遂殺智伯，盡滅智氏之族。

趙襄子派張孟談暗中出城見韓、魏二子，說：「臣聽說唇亡則齒寒。現在智伯率領韓、魏之眾攻打趙氏，趙氏滅亡以後，就該輪到韓、魏了。」韓、魏二子說：「我們心中也知道是這樣的，只是怕事情還未辦到，計謀就洩露出去，這樣災禍會立刻臨頭。」張孟談道：「計謀出二主之口，入臣之耳，有甚麼關係！」韓、魏二子便秘密地和張孟談相約，確定了行動的日期後把他送回去。

趙襄子在夜裏派人出城殺了智氏守護堤防的官吏，決開堤防放水淹灌智伯軍。智伯軍慌忙救水亂了套，韓、魏兩軍從兩側攻出，趙襄子率領士卒從正面殺

① 期 (ji) 日：約定日期。

過去，大敗智伯軍，趁勢殺死智伯，殺光了智氏一族。

## 王翦伐楚

——老謀深算者的勝利

戰國的歷史以秦滅六國而告終。在秦滅六國的戰爭中，發生於公元前224—前223年的伐楚之役，是一場規模最大的戰役。當時秦已先後滅了韓、趙、燕、魏四國，秦王嬴政想挾戰勝餘威而一舉略定楚國。秦國老將王翦清楚地認識到這場戰役的艱巨性，年輕將領李信則顯得輕敵。於是不同的態度產生了不同的結果。

本篇選自《資治通鑒》卷七秦紀始皇帝二十三年至二十四年（前224—前223）。全篇筆墨不多，但對人物心理、戰爭過程都作了很清楚的交代。

王賁伐楚<sup>①</sup>，取十餘城。王問於將軍李信曰：「吾欲取荊<sup>②</sup>，於將軍度用幾何人而足？」李信曰：「不過用二十萬。」王以問王翦，王翦曰：「非六十萬人不可。」王曰：「王將軍老矣，何怯也！」遂使李信、蒙恬將二十萬人伐楚。王翦因謝病歸頻陽<sup>③</sup>。

……

李信攻平輿<sup>④</sup>，蒙恬攻寢<sup>⑤</sup>，大破楚軍。信又攻鄢郢<sup>⑥</sup>，破之。於是引兵而西，與蒙恬會城父<sup>⑦</sup>。楚人因隨之，三日

王賁進攻楚國，取得十多城。秦王問將軍李信道：「我要拿下楚國，請將軍估計一下需要多少人才夠？」李信說：「不過用二十萬人。」秦王把這個問題問王翦，王翦說：「非六十萬人不行。」秦王說：「王將軍老了，多麼膽怯啊！」就派李信、蒙恬率領二十萬人進攻楚國。王翦就藉口有病辭歸頻陽。

……

李信進攻平輿，蒙恬進攻寢，大破楚軍。李信又進攻鄢郢，攻克了。於是，他便率領軍隊向西推進，和蒙恬的軍隊在城父會合。楚國的軍隊便跟上他們，三天

三夜不頓舍，大敗李信，入兩壁，殺七都尉；李信奔還。

王聞之，大怒。自至頻陽謝王翦曰：「寡人不用將軍謀，李信果辱秦軍。將軍雖病，獨忍棄寡人乎！」王翦謝：「病不能將。」王曰：「已矣，勿復言！」王翦曰：「必不得已用臣，非六十萬人不可！」王曰：「為聽將軍計耳。」於是王翦將六十萬人伐楚。

① 王賁：王翦之子。② 荊：即楚。③ 頻陽：今陝西富平東北。④ 平輿：今河南汝南東北、平輿北。⑤ 寢：今安徽臨泉。⑥ 鄆郢（yān yǐng）：今河南鄆陵北。⑦ 城父：今安徽渦陽西北。

三夜不停留休息，把李信打得大敗，攻入兩座軍壘，殺死七個都尉。李信逃回。

秦王聽到這個消息，大怒。親自到頻陽去向王翦道歉說：「寡人不用將軍的計謀，李信果然玷辱了秦國的軍威。將軍即使有病，難道忍心拋棄寡人嗎！」王翦推辭道：「有病，不能帶兵。」秦王道：「好了，不用再說了！」王翦答道：「必不得已用我，非六十萬人不行！」秦王說：「就聽將軍的安排吧。」於是王翦率領六十萬人進攻楚國。

王送至霸上<sup>①</sup>，王翦請美田宅甚眾。

王曰：「將軍行矣，何憂貧乎！」王翦曰：「為大王將，有功，終不得封侯，故及大王之嚮臣，以請田宅為子孫業耳。」王大笑。王翦既行，至關<sup>②</sup>，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。或曰：「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<sup>③</sup>！」王翦曰：「不然。王怙中而不信人<sup>④</sup>，今空國中之甲士而專委於我，我不多請田宅為子孫業以自堅，顧令王坐而疑我矣。」

二十三年，王翦取陳以南至平輿<sup>⑤</sup>。

楚人聞王翦益軍而來，乃悉國中兵以禦

秦王送他到霸上，王翦要求賞賜給他很多好田宅。秦王說：「將軍走吧，難道您還怕窮嗎！」王翦答道：「當大王的將軍，立了功，最終也不會封侯，所以趁着大王信用臣的時候，討田宅作為子孫的產業。」秦王大笑。王翦出發，到達武關，派使者回去討良田，先後有五起。有人說：「將軍的乞討也太過分了！」王翦說：「不是這樣，大王心地強悍而又不信任人，如今把全國的武裝調出來統統交給我，我不為子孫多討田宅來表示別無其他希冀，將使王由此懷疑我了。」

二十三年，王翦攻取了陳以南的地區，到達了平輿。楚人聽說王翦增添了兵

之。王翦堅壁不與戰。楚人數挑戰，終不出。王翦日休士洗沐，而善飲食，撫循之，親與士卒同食。久之，王翦使人問：「軍中戲乎？」對曰：「方投石、超距。」王翦曰：「可用矣！」楚既不得戰，乃引而東。王翦追之，令壯士擊，大破楚師，至蘄南<sup>⑥</sup>，殺其將軍項燕，楚師遂敗走。王翦因乘勝略定城邑。

二十四年，王翦、蒙武虜楚王負芻，以其地置楚郡。

① 霸上：今陝西西安東南，霸水兩岸。 ② 關：指武關，在今陝西丹鳳東。  
③ 乞貸：向人乞討物品。 ④ 恒（hé）：同「粗」。 ⑤ 陳：今河南淮陽。  
⑥ 蘄南：今安徽固鎮以西。

馬前來，就把國內的軍隊悉數調來抵禦。王翦堅守營壘不與楚人交戰。楚人多次挑戰，秦軍始終不出。王翦每天休整士兵，讓他們梳洗沐浴，還給好飲食，加以撫慰，自己和士卒們一起用飯。過了一些時候，王翦派人問：軍中在玩甚麼？」回答說：「正在投石塊、跳躍。」王翦說：「可用了！」這時楚軍既已找不到戰機，就向東轉移。王翦率軍追趕，派壯士出擊，大破楚軍，到達蘄南，殺死了楚將軍項燕，楚軍就此潰敗奔逃。王翦乘勝平定城邑。

二十四年，王翦、蒙武俘虜楚王負芻，將楚國的領土設置為楚郡。